

装满爱的行李箱

◎ 杨疆宇

时间的车轮往前滚，不知不觉，年就被甩在了身后。眼看着假期接近尾声，我不得不收拾行李，准备离家去城市打工。

临行前的早上，母亲没舍得叫我，让我睡到了九点多钟。起床下楼后，我发现她不停地在厨房里忙碌着，一会儿切葱姜蒜，一会儿掀开锅盖看熬的汤。她还时不时地吩咐父亲：“你去田里拔些大蒜，给孩子择干净。另外再抱两棵白菜，挑叶子没黄的啊，冻坏了的白菜我们自己在家吃，给孩子带走的要好……”父亲听后提醒道：“你弄这么多，孩子带得走吗？行李箱肯定塞不下啊，即便塞下了，对她来说也太重了，你这是增加孩子的出行负担啊！”

母亲厉声喝道：“让你干点活儿咋这么费劲呢？行李箱有轮子，又不是让她拎着，多带点东西，她去城市了才有得吃。你没见孩子那么瘦吗？肯定在外面不舍得吃，你心疼我心疼啊……”母亲说着声音开始哽咽起来，我赶紧走到母亲身边，抱住她，撒娇着说道：“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还

是妈妈疼我！”父亲默默地去田地里摘青菜、拔大蒜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我闺女我能不心疼吗？把家带走都愿意啊……”

其实他们的心意我都懂，他们对我的爱也毋庸置疑。以前离家时，我不愿意带太多东西，总觉得母亲准备的很多东西都是累赘，蔬菜、水果和肉，哪一样在城市买不到呢？何必花那么大力气，拖着笨重的行李，气喘吁吁地赶路呢？后来，当我在出租屋吃着母亲亲手做的辣椒酱，炒着香喷喷的腊肉以及煮着母亲包的水饺时，我才明白，家的味道无可替代。

如今，我配合着母亲，将她准备的那些东西一一放进行李箱。箱子里有荠菜鸡蛋馅的饺子、有拳头大的土豆、有翠绿的青菜，还有煮熟的鸡腿、鸭腿和几根香肠。眼看着箱子装得满满当当，母亲又从房里拿出来几个大苹果和一袋砂糖橘，想着我坐车路上可以吃。我接住水果后，母亲转身又拿了瓶瓶酸奶，塞进了我的背包里。她笑着问：“还能不能塞得下？给你再拿几个馒头吧，你过去微波炉一

转，就可以当早饭了。”

我指了指鼓鼓囊囊的背包，摇头表示塞不下了。母亲不信，亲自帮我收拾，硬是塞进去了馒头，背包的拉链差点没拉上。“哎，还想让你再带一些排骨过去的，你不是最喜欢吃糖醋排骨吗，我早就煮好了，你看要不要再提个袋子？”母亲用商量的语气和我说着，生怕我直接拒绝。我摆了摆手，笑着说：“带不走，我就吃进肚子里。走，我们去吃午饭吧，我争取多吃点儿。”说完，我拉着母亲回到了饭桌。

饭桌上摆满了佳肴，都是我爱吃的菜。母亲烧了一盘小黄鱼，煨了山药排骨汤，炒了春韭鸡蛋，还红烧了芋头。她嘱咐我一定要吃两个芋头，这样出行就会遇好人，遇好事。我点点头，将桌上的每一道菜都尝了下，尽可能地多吃，不负母亲的好意。

饭后，我背着包，一手拎着布袋，一手拖着行李箱，走向车站。沉甸甸的行囊，装的是满满的家常，更是父母饱满的爱以及一年的牵挂啊……

善意的回应

◎ 乔凯凯

天气晴好，阳光不错，难得有空闲，我坐在门前的空地上晒太阳。这里早就聚集了不少大爷大妈，冬日阴冷的时候多，大爷大妈上了年岁，扛不住冻，都躲在家里暖和。天一放晴，便都出来活动筋骨，聚在一起唠嗑。

一个约摸十三四岁的孩子推着一辆自行车从我们面前走过，不一会儿，又退了回来。一开始，我没有在意，我们住在大山边上，经常有骑行的队伍从门前经过，每到周末，还有三三两两的游人去山里玩耍，时不时地停下来问路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。

孩子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在我面前站定，小声道：“叔叔，我的车胎没气了，可以借你家的打气筒用一下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我一边应着一边起身去

拿打气筒。孩子的自行车用的是真空胎，气嘴有点特殊，一般的打气筒不能用。我研究了半天，翻遍了我的工具箱，最后找到一个专门的气嘴安装上去，帮孩子打满了车胎。

“好了！”我笑着对孩子说。孩子点点头，红着脸骑上车走了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有点不太舒服。对于我来说，帮孩子打个车胎气，是举手之劳，并没有费多大功夫。但是，得到一声“谢谢”并不过分吧？这是最基本的礼貌。

听了我的嘟囔，一旁的李大爷笑着说：“孩子不是不知好歹的人，他肯定在心里谢过你了。”“是的，孩子是好孩子。”大爷大妈纷纷附和。我苦笑一下，不置可否。

太阳慢慢向西移动，阳光也跟着到了半山

腰，我起身准备回屋，突然听到一声：“叔叔，等等。”转头，只见一辆自行车停在了我身边，车上的孩子正是刚才让我帮忙打气的孩子。也许是骑得太用力，孩子的脸涨得通红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叔叔，这是……这是我在山里摘的……摘的野酸枣，送给你。”说着，孩子举起一个塑料袋，塞进我怀里，接着紧蹬一下脚蹬子，又一溜烟地走了。

顿时，一股暖流涌遍我全身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善举，竟得到如此温情的回应。同时，我又感觉一阵脸红，为自己之前无端的揣测而羞愧。善意一直存在，善意的回应也一直没有消失，如果我们肯多一些耐心和信心，就会与更多的善意相逢，也会得到更多善意的回应。

春雪压枝低

◎ 师正伟

昨夜，立春之后的第一场雪来得那么热烈，仿佛与雨水节气相约，洒下一片洁白的梦，用圣洁装点着大地。

早上出门的刹那，眼前的景象令我惊喜，瞬间激活我的大脑，开启了快速运行模式。我抬头望着天空，只见雪花轻盈地舞动着，像一只只小白蝶在空中翩翩起舞，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。雪花飘落在树枝上，形成了一层厚厚的雪被。每一棵树都变得如诗如画，美丽动人，仿佛是大自然为我们准备的一幅美丽的水墨画。

那细碎的雪花拥挤着从天而降，展示着独属于她们的婀娜。细听，她们低低喁语，仿佛不愿打破这清晨的静谧。那份空灵静感让我沉醉！我静静地站在雪中，感受着雪花带来的宁静与祥和，仿佛心灵也因此变得清澈起来。

雪花落在我的头发上，融化的水滴滑过我的脸颊，带来一丝丝调皮的凉意，不禁让我嘴角上扬。那一刻，脚下踏着圣洁的地毯般，身心被雪花包围，我独属于雪的世界！此时我好想在雪地上打个滚儿，任性撒个欢儿！我犹豫着，终究没有说服内心的羞怯，只能用脚步去踏出内心的遗憾。

雪已没过脚踝，有些地方被风吹积在一起，脚

踩下去柔软而富有弹性。漫步雪中，每走一步，脚下发出那熟悉的咯吱咯吱声，这声音仿佛早春吹响的号角，让我踏雪的脚步更加稳健。“咔嚓”一声，惊得我循声望去，原来小区新栽的一棵树承受不住雪的重量被压断，与它紧挨的那丛竹枝原本躬躯低眉，却借雪落的瞬间陡地弹蹦了起来，让我为之一震。“雪压枝头低，虽低不着泥。一朝红日出，依旧与天齐。”人生之美，不也应该如此吗？

有雪的地方就有风景。春雪花与梅花，是世间最美的搭配，一个至白，一个至香。转过街角，幽香渐浓，左右环顾，一株盘根错节的蜡梅悄然立于围栏之中，树干虬曲苍劲，去年的籽和今年的花，都缀在枝头。一条梅枝斜出栏外，坠雪的枝丫打了个弯，然后向右下伸长，鲜黄的花苞上覆着晶莹的水珠，美得干净又纯粹。春雪压枝低，加之日光不足，我试着选了好几个角度，却拍不出“疏影横斜水清浅”的景致，只好看看这雪光下花朵的美吧。

突然萌生童心，走到一棵垂柳下，握住我能抓到的一截枝丫，轻轻晃动，便有无数飞雪飘飘洒洒，旋转，翻滚，朝我砸下，仿佛在怪我打扰了它们的清静。我未能躲闪，也承担了因为我的“调皮”应该承受的处罚。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被白雪戴了一

顶厚厚“帽子”的车，我又灵机一动，在车顶偷偷画了一只小乌龟，写了一个大大的“爱”，但愿车主发现后不要误会。下雪日，雪为纸，指作笔，画幅画，写个字，有意思，富情趣，很别致。

雪花飘落，世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徜徉在这巧夺天工的春雪世界里，周围洁白如玉，一尘不染，让人浮想联翩。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白居易以雪相邀，想与故友来一场围炉夜话，他们说了什么呢？说诗，说雪，说酒……答案我们不得而知，只能问刘十九，或是那夜如约而至的大雪了。春雪不负有心人。在雪中，人们饮酒、吟句、读书、看戏、怀旧，俯仰由他，逸兴横飞，全身心感受着生命的美好，抒写着属于自己的惬意和浪漫。置身其中，我也不由得联想起《红楼梦》里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这句话。文字带来的意境美让人浮想联翩，而其现实感染力和入木三分的刻画，则让我觉得尘世喧嚣离自己很远很远，我也才真正体会出什么是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。

雪，还在下，纷纷扬扬，飘飘洒洒。不远处，几名少女正摆出各种姿势在冰雪中合影留念。她们身旁，一树“傲霜花”开得正艳！



门把上的爱

◎ 张玉

之手。心被大家暖暖的爱意包围着，同时又为自己平时的做法感到羞愧。

我打开门，果然门把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。有101送的面包，202送的西红柿，301送的嫩白菜……我拎起这些，感觉手里沉甸甸的，心里也沉甸甸的。

窗外的雪花，仍在簌簌地落着。大朵大朵的雪花落在地上，也落在我的心里，被雪擦拭如初的心，明白了邻里之间应如何相处，懂得了人和人之间应该互相关爱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，纯净了我的内心世界。

看着白雪覆盖下的小菜园，我暗暗下决心，等春天来临时，一定多种些蔬菜。等蔬菜长成后，在左邻右舍的门把上都放上一份。

正想着，电话铃声响起，婆婆焦急地问：“雪这么大，一切都还好吗？”我打开视频，给她看了邻居送来的食物。婆婆在另一头感慨道：“还是老话说得好，远亲不如近邻呢。”

是啊，远亲不如近邻。我默默地把小区业主群的群名备注改为“相亲相爱的一家人”。感谢你们，放在门把上的爱。

多说的一句话

◎ 赵自力

生活中，总会遇到热心肠的人。

父母在农村老家，喜欢吃馒头，我们每次回老家，总喜欢带袋馒头回去。有次我去买老面馒头，顾客很多，老板娘却非常有耐心。她把我要的馒头装好后，递给我时说了一句“莫包紧了，在车上就敞着口”。我朝她感激地点了点头，她又去忙着招呼别的顾客了。滚烫的馒头，放在塑料袋里如果扎紧袋口，水汽就会附在塑料袋上影响馒头的口感。如果不是老板娘提醒，我都没注意。后来买馒头次数多了，每次买热馒头，我都想起老板娘说的那句话，心里感觉一阵温暖。

有次我带母亲去买衣服，她总是舍不得花钱，但最终还是被我说服去买件便宜一点的。母亲进了商场后，看着各式各样的衣服，她说眼睛都看不过来。我带母亲走进一家店，店主打量着母亲，然后帮母亲挑了一件衣服。还真别说，店主眼光不错，新衣穿在母亲身上格外合身，也挺好看的。衣服打包后，母亲在我的搀扶下走出店，尽管有点舍不得，但看得出来她

非常满意。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，店主对我们笑着说：“忘记告诉你们了，牌子别剪了，回家再试试，觉得不合适随时来换。”听了店主的话，我心里暖暖的。她随口多说的一句话，充满了温情和关怀，让人听了格外舒服。

还有一次，我约几个朋友去摘猕猴桃。说实话，平时果子摘了不少，猕猴桃却是第一次摘，所以很兴奋，也摘了一大筐。过秤后，我们把猕猴桃倒进塑料袋里，高高兴兴地提上车。临走时，过秤的阿姨叮嘱了一句：“放几个苹果在袋子里面，那样猕猴桃熟得快些，不过要记得分批放，不然一下都熟了吃完就浪费了。”我对阿姨的话开始还半信半疑，但她她是有经验的，应该的道理，所以就按照她说的方法去做。结果，猕猴桃分批成熟，我们前后吃了一个多月，没有浪费一个。再回想那位阿姨的话，觉得非常感动。

生活中，像这样多说一句话的事还有很多。在我看来，多说的每一句话，不仅不多余，还足以温暖人心。

菜卖完了，蜜蜂去哪儿了

◎ 倪西贺

我常去老杨的档口买菜心。老杨的菜心，翠绿油亮，茎秆粗壮，口感脆嫩清甜，纤维少无渣。第一次到老杨的档口买菜心时，看到他的菜心不如其他档口的菜心新鲜，有点厌弃。但老杨的一句话让我非买不可：“我的菜心如果不新鲜，哪里会有蜜蜂追着我的菜心来采蜜？”是的，老杨的档口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很多蜜蜂，在菜心的小黄花上，嗡嗡地低头采蜜。我也查看了市场上其他家的菜心，很少有大批蜜蜂在菜心的小黄花上采蜜。

第一次买老杨的菜心，我怕那些嗡嗡飞的蜜蜂。我驱赶它们，它们也不飞走，只顾低头采蜜。我怕被蜇到，不敢去拿菜心。老杨云淡风轻地对我说：“放心去拿，蜜蜂不蜇你，它没空理你呢！”我拿了两个塑料袋，一个塑料袋套在手上拿菜心，然后把菜心再装入另外一个塑料袋。老杨看着我有点搞笑的样子，摇摇头。去的次数多了，也就没那么怕被蜜蜂蜇了。因为蜜蜂始终不理我，哪怕我拿了它正在采花蜜的菜心，这棵菜心不见了，它又飞到另外一棵菜心上。它果然很忙。

我问老杨：“这些蜜蜂是怎么来的？”老杨说：“这些菜心都是直接从附近的一个农田里运过来的，蜜蜂可能藏在菜心里，一起把它们带过来的吧。”我又问老杨：“你的菜心卖完了，蜜蜂又去哪儿了？”老杨挠了一下头，他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。

是的，老杨的菜心被顾客买了一斤又一斤，一点一点在变少。菜心卖到最后一把，蜜蜂就没有花蜜可采。没有花蜜可采的蜜蜂去了哪儿？蜜蜂肯定没有被顾客带走，蜜蜂肯定也不会飞回菜地去。我为那些蜜蜂有些担心，也想知道那些蜜蜂到底去了哪里。

老杨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这里的菜心卖完了，这些蜜蜂应该飞到其他档口的菜心上去。”我没事干，提着菜心在市场上转了一圈，果然发现有的档口，也有蜜蜂在菜心的小黄花上。只是数量没有老杨菜心上的多。我觉得放心了。可是我又一想，其他档口的菜心都卖完了，蜜蜂又去哪儿了呢？我的心又揪起来。我想知道最后一个卖菜心的档口卖完菜之后，蜜蜂的情况。但我又不能等，我要回家做饭。

走到菜市场出口，我突然发现，菜市场旁有一家花店，花店里有很多蜜蜂在飞舞。我想，档口的菜心卖完了，蜜蜂会飞到花店里落脚。可我又转念一想，花店也打烊了，蜜蜂又去哪儿？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想这个问题。突然，一朵花从树上落了下来，落在我的肩膀上，我拿起这朵小花闻了闻，再看向四周，心里顿时释然，我终于知道蜜蜂最后去哪儿了。

南方的气候已经回暖，路边的三角梅热情似火，路基中间的菊黄如金，大街小巷的异木棉已经“宫粉天下”了……

一墙春色

张成林摄

